

春

秋

釋

定海清貧好學之士有黃薇香其人者甲午甫見之叩所
學有論語後案二十卷已而來驥村又以尙書啟幪四卷
示余謂二者書說爲精薇香自謂論語後案之所係者大
也今又以春秋釋示何撰著之不倦能如是蓋其所蘊者
繁矣薇香貌樸言呐且謙獨與言春秋左傳之舊例不足
信則漸漸如不伸其說不止以爲今春秋說之行亏世者
輕駁左傳凡例皆亂道也余聆其言而怖之今讀其春秋
釋一卷乃知其說之不誣其二三卷論周魯之時事春秋
之大綱也四卷則襍著也論事之平允攷校古書之實事

亦足文法之謹嚴讀者自知之不待余言鐵橋嚴可均

春秋之義不明由儒者之不信左傳也左傳之不信由儒者之拘成見而昧舊史之凡例也舊史凡例孔子不能不因之而讀春秋者挾左傳不可信之見亏是經之大義炳然著亏傳者或且無所忌憚妄肆駁席而五十凡例誰復細繹之乎式三少時恣讀左傳先君子旣以杜注及姜氏補義授之且告之曰姜氏注左而駁左是可疑目姜氏之學豈能勝亏左氏式三旣聆訓不叡忘及長搜求各書有能解左氏疑義者尋一義如尋異寶久之乃知左氏之亏春秋信乎傳授之不差也爰舉其大綱凡例約略言之爲

杜氏釋例證其是校其失以此補姜氏之補義亏學者或有小補云爾若夫拾啖趙之餘唾駁左甚亏姜氏者豈欲信哉道光甲辰正月黃式三自敘

春秋釋一

定海黃式三

釋春秋經傳同異

春秋公羊穀梁之傳他亏漢時不能盡合經意左氏親與孔子相授受傳與經亦復有異唐啖叔佐趙伯循陸伯同於是自信經駁傳之議宋則劉原父恣意言之式三爲之辨曰經亏內弑書魯弑之實亏傳見之書殺大夫而不名書人書盜而不名名亏傳見之無族不書族有族而貶不書族貶不貶亏傳見之駁傳者謂信如是春秋不足獨任

將決是非兮傳矣豈知經不藉傳而明何賢兮傳且三傳
後諸儒復作傳豈經藉後儒之傳獨無藉兮三傳乎魯春
秋一國之史外事不赴告者不能書孔子修之常事削不
書而不尋增史之所不書修魯史之例則然

趙東山曰凡史所書有筆

有削史所不書不加蓋也故曰其文則史

經既如此傳則博引列國之史文補

敘時事羽翼聖經不嫌設襍駁傳者謂春秋無此而傳有
之皆傳聞道聽之辭豈知義理可以意斷事實之詳悉者
能臆造乎經傳之異者如經書鄭伯髡卒楚子麇卒齊
侯陽生卒傳以爲弑經先書殺公子買後書楚人救衛傳

易其後先由當時記載之文各異經因舊史傳復采史文
之異者以備參校不因舊史非傳疑之道不采異文非攷
信之道亦經傳之互相備也駁傳者以公子買之事既略
遂肆言攻擊見傳錄所弑之事甚詳乃臆言變弑書卒之
故顧氏大事去猶如此其說紛而莫定豈知經自為經傳自為傳其
意有不可強合者強合之而反有害于經乎盟于甯毋經
書鄭世子莠而傳言辭子莠辭其伐鄭之計不辭其盟也
踐土之盟經不書王子虎而後傳云王子虎盟諸侯踐土
在畿內不書王朝之臣猶惡曹之盟不書宋而傳則言宋

也經書公敗齊師于長勺因諱敗之例矣而傳既言未敵曰敗某師又言長勺之師齊既滅列而不尋用所以見詭敗之通稱此則經傳之似異而可互通者也褒貶爲孔子之特筆舊說固是而左傳所言舊史五十凡例孔子多因之以存其大體舊史有依時君爲褒貶者如魯隱不直衛州吁雖翬會宋陳之君及州吁同伐鄭而不偁衛侯桓莊不直陳佗齊無知雖踰季卽位殺陳佗無知而書名桓莊黨于衛朔黔牟雖卽位十季而不偁衛侯桓莊又黨于鄭突突雖出而偁伯子儀卽位十四季而不偁鄭伯其他踰

季卽位而稱魯或未踰季而稱魯

文十四季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舍未踰季卽

位之魯君固君之矣妾不偁夫人而經書夫人子氏歿夫

人風氏歿夫人嬴氏歿則魯君固用夫人禮待之矣大夫

之衰貶如季子來歸曰嘉之翬帥師曰疾之遂兩監曰珍

之仲孫高子女叔蕤孫之衰亦復如是因魯君為衰貶所

以見一國之治亂其法固然孔子亦因之讀者不可以此

駁傳也襄公二十一季兩書日會于九月十月二十四季

兩書日會于七月八月日無比月頻會之理必經有重出

之文

李厚菴曰連月日會史之異文或曰九月朔或曰十月朔兩存之以闡疑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例

經尙有譌傳自不免則傳之有可疑者當闕之不可肆意
攻擊也啖趙陸名治春秋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孔子
意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
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而壽人
捨成說啖趙陸實階之此唐書儒林傳之論後漢爲宜鑿
也宋劉原父助其狂波而盪之亏是諸儒之柱壞自此滋
興矣

釋救劄

左傳依舊史例發五十凡杜氏釋例由是作而春秋之例

其事同其文亦同文同而義或異一例中有兼善不善者所以紀事實非以定褒貶也後儒言書救者皆善書執者皆不善拘一例以定褒貶均不可據以救言之善者固多矣若僖公二十八季楚人救衛卽傳所謂楚愛曹衛者書曰救衛見晉文服衛之難襄公十季楚公子貞救鄭亦見晉悼服鄭之難也而後儒乃以爲善楚乎且僖公十八季書狄救齊矣謂孔子之獎狄決不可也以執言之不善者多矣若成公十五季晉侯執曹伯歸亏京師傳言曹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晉討其臯而歸諸京師非執之善者乎拘

一例以定褒貶言例者之失也或曰杜氏依左傳之文以
執曹伯為非義今將翻左氏之案乎曰此杜氏不審傳文
之譌而失之也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書曰晉侯執曹
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亏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
侯執某侯不然則否傳意言負芻殺太子復不道亏其民
晉侯討負芻不害及其民善晉侯之辭也傳文某侯執之
侯譌寫為人譌字正而經傳之義明矣疇乎此書人以執
者如執虞公僖五執滕子僖十執衛侯僖二執鄭伯成九未有
言某侯執某侯者僖公二十一季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

伯許男曹伯會亏孟軻宋公以伐宋二十八季晉侯入曹

軻曹伯二文承上言軻與成公十五季經之書晉侯者異

傳特亏此季發凡起例見疇乎此與後乎此者軻諸侯之

多非義

軻虞公曰臯虞晉臯已顯而兼臯虞

而此尋方伯討臯之義特就書

晉侯以是攷之傳文之有譌字非臆說矣杜氏釋例有尋

有失而軻諸侯例竟無一是者沿傳文之譌而附會亏討

賊稱人之例耳不知殺大夫一例軻諸侯一例非天子方

伯不可以軻諸侯此軻諸侯例之不尋與殺大夫同例也

杜氏謂諸文之僞人以軻諸侯者皆強國諱其所以軻之

故而以眾討之辭來告信如是則晉厲胡不以眾討來告而甘自受辜乎此論之必不可通也僖公四年公羊傳曰執者曷為或僭侯或僭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僭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左傳之義與公羊同

釋人

書洪範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又曰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詩假樂曰宜民宜人論語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人者臣僚之通僭春秋之義王之臣公卿僭竅凡伯祭伯以比列侯大夫僭字南季榮叔以比附庸

元士中士僂名劉夏石尙以比列國大夫下士僂人公會

王人亏洮以比列國一命之僂

王人子突別亏王子

諸侯之臣再命

大夫僂名其下僂人劉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亏

經潁氏以爲再命僂人杜氏謂昭公十季叔孫昭子始加

三命傳言其三命踰父兄

昭十

而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

所書皆再命也襄公三十季晉齊衛鄭諸大夫會亏澶淵

謀歸宋財旣而無歸亏宋公名僂人傳以爲尤之尤之者

略之也人者臣僚之通僂略之而僂人貶不失其分隱公

十季翬帥師會齊鄭伐宋桓公十四季宋齊蔡衛陳伐鄭

莊公十四季齊陳曹伐宋十六季宋齊衛伐鄭二十八季齊伐衛公會齊宋救鄭僖公二十六季齊伐魯三十季晉秦圍鄭三十三季晉及姜戎敗秦于殽文公十二季晉秦戰于河曲經皆書人而傳或渾稱諸侯或實言諸侯之事其渾稱諸侯者杜氏以爲總眾國之辭其實言諸侯之事而經書人者或當時告命紀注之異經旣爲正傳采史文之異者以備參攷或諸侯在軍而遣師入竟如僖公二十六年齊伐魯齊侯未入竟而伐北鄙者本人也而人之僖公十五季公會諸侯于牡丘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

之大夫救徐其事亦同假令當時君在會而使大夫出師
經不書諸侯之會祇書大夫之役而傳言諸侯文有詳略
事無違異或經傳侯人之字傳寫互異如莊公十三年北
杏之會左傳書齊侯穀梁傳作齊人之比諸侯黜魯僖人
公羊穀梁傳言之左傳原無是例杜氏謂通校春秋自宣
公五年以下百數十季諸侯之咎甚多皆無貶僖人者可
以見諸侯之例不僖人也僖公六年楚人圍許二十七年
楚人圍宋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十六年楚人滅庸宣公五
年楚人伐鄭傳皆言楚子楚辟處南服雖大僖子未大則

僂人魯僖公荆舒是懲再蓋絕之亏齊桓既卒諸侯會亏
孟一書楚子文宣時人與子迭書取後則常書楚子此亦
以紀世變矣杜氏亏會盟朝聘例釁命例既言之而未詳
因申其義以明大夫之貶僂人者如此然則春秋亏大夫
之舉有不盡貶者何也舉不待貶而自見直書其事而已
也會盟以書人而不書名爲貶被殺以不書名爲無舉何
也會盟一例殺大夫一例異事不同例不同例而比之則
被殺之不書名者必書其釁當與司馬鞞孫之來盟比例
矣而不宜與書人者比例也隱桓莊閔之世兵將屢書人

何也春秋初季兵禍未烈公羊傳所謂將卑師少倂人者

正例也

釋名

春秋經侯國再命之大夫會盟書名正例也卒倂名亦正

例也宋人殺其大夫賢之而不書名

文七季八季左傳是莊二十六僖二十五

左氏無傳當闕疑

嫌于倂人以殺而變其例以賢之說者因謂大

夫之殺貶而書名遂于孔父仇牧之倫橫加刺議

杜氏胡氏說顧

震滄駁之是

是不知正例也若夫諸侯不生名貶則名之禮曰

滅同姓名春秋書衛侯燬滅邢

僖二

禮也齊侯滅萊楚子

滅夔彼自相滅而非魯之同姓故不名虞公虢公王畿世

敵之君惡晉滅之而經不書滅無由書名皆不尋以彼疑

此也

顧氏誤駁禮記誤疑經傳

禮又曰失地名春秋亏國滅及國未滅

而以其君歸者則書名荆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莊鄭遊

速滅許以許男斯歸

定六

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定八

亏諸侯

出奔則書名鄭伯突出奔蔡桓十衛侯朔北燕伯欵出奔

齊

桓十六昭三

蔡侯朱出奔楚

昭二

莒子庚輿邾子盍來奔

昭二

十三其出奔而復入亦復名之亏執諸侯例不書名宋人

執滕子嬰齊晉人執戎蠻子赤因其後不復國而從失地

稱名之例禮也僖公二十八季衛侯出奔楚使元咺奉叔
武以受盟國猶其國故不書名襄公十四季衛侯出奔齊
左氏之經不書名公羊之經作衛侯衎莊公十季齊師滅
譚譚子奔莒僖公五季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十季狄滅溫
溫子奔衛三子皆不名未知經有奪字歟抑國小名微史
失其名修春秋時已無以追錄歟皆不尋以彼疑此也願氏
誤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傳以名為貶諸侯
駁不生名宰何以名且天王使咺咺曷以貶曰天王使宰咺
君奔臣名辭宜若此其以為貶者史之例左氏自述其史

例如此非言孔子意也然則周公家父何以不名史弓王朝之公卿貶則併名不貶則不書名孔子修春秋時不能知其名也邾儀父王人子突以字書近儒有疑其為名者謂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皆名也無以見儀父之為字齊子糾鄭子儀子亶子臧子夢皆名也無以見子突之為字莊公十六季邾子克卒克與儀父非一人不昇以儀父為克之字

趙匡有儀父為名之說方望溪據之顧震滄因之化春秋無書字論

曰附庸

之大者例書字王朝之大夫例併字今必以為名者矯先儒名字衰貶之誤而昧於經傳之例者歟或以名字衰貶

為周東遷後之變例

象山姜氏說

亦不尋其說而為之辭

釋族

公子公孫公族之親不待賜而稱也非公子公孫而為大夫者賜族而稱氏春秋之正例也隱之篇兩書翬不稱公子左氏云疾之公羊穀梁氏云貶其後之弑君三傳意同專兵者弑君之漸易傳言臣弑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隱公能疾翬不能去翬身受其禍所以戒也桓之篇書公子翬所以見桓與閻乎弑而寵任翬也文公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兩書公子左傳

曰珍之隱公疾翬曰疾之文公珍遂曰珍之所以見文公之蔽護遂而成弑逆也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左氏有尊君命尊夫人之義成公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傳云僂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諸儒駁左傳者以此爲省文之例公羊宣公元年傳曰遂何以不書公子一事而兩見者卒名也此諸儒之所據惠氏牛農曰季姬與鄆子竝僂夫婦辭也僂十四公子與夫人竝僂可乎尊君命尊夫人春秋之義也襄公二十七年豹

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曰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史例如此夫子因之所以見季武子尋君穆叔受抑之由不因史例而事迹不明也昭公十四季意如至自晉傳曰尊晉臯己也二十四季媾至自晉傳亦言尊晉史例如此夫子因之所以見魯勢日衰晉陵虐小國之狀不因史例而事迹不明也孔子之修春秋不因舊史或因舊史而其義之因文以見者如此若夫隱公二季無駭帥師入極八季無駭卒左傳言無駭之氏賜于卒後所以明經不書族之義也非貶例也弑君之賊史或徒名以貶之或書公子書氏夫

子以直書弑君不貶而舉已見且不貶而藉寵作亂之實
蓋見或氏或不氏文因魯史義例不主亏此也殺之例或
如楚之梟臣宜申不書族或如楚之成熊屈申則書族凡
書殺者其義在乎書公子書大夫或不書公子大夫不在
亏族不族也外大夫之聘魯者秦術楚椒吳札書名不書
族傳不言貶或未賜族或經傳有關字或史文既略夫子
因之不能定也劉氏原父謂四命之孤偁字如單伯是夫
夫再命者偁名如蕪駭如俠是大夫三命者書氏書名公
子之尊視大夫非三命不書公子劉意謂經之所書以廢

之尊卑爲等殺而攷之經傳殊不可通近儒謂經書竅次名氏一因舊史則泥亏春秋據事直書不加褒貶之說耳夫春秋之書褒貶最嚴者也貶而去族或惡之或自謙惡之以誅不善自謙以別嫌疑皆法之不容已也翬遂書公子以箸亂臣之禍則聖人之書法微而顯矣

釋盜

春秋襄公十年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盜孰謂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也曷謂盜無大夫也左傳之釋盜其例甚明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盜孰謂齊

豹也齊豹弄爲司寇繫已奪之非大夫而書盜也

先儒謂宗魯爲

盜齊豹不可書盜以駁左氏

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盜孰謂陽虎也

虎季氏臣而書盜也哀公四年盜弑蔡侯申盜孰謂翩也

蔡昭侯將如吳公孫姓公孫霍公孫辰恐其又遷也翩遂

逐公而射之卒翩非大夫而僭盜也文之錯殺翩遂殺姓

及霍姓霍書而翩不書翩不足書也然則左傳曷言承公

孫翩傳有奪文也春秋之義一命以下之臣例不書名有

遣使則書人其他亂則書盜

釋以

春秋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
傳以者何行其意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
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二傳責四國行宋意而輕其民也
非特譏宋也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左傳凡師能
左右之曰以魯用楚撓齊亏楚無益也非獨譏魯也定公
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說者謂柏舉之戰吳
人之志蔡侯安能左右之而書以吳子何也吳之伍員宰
嚭欲報楚仇蔡侯亦以仇楚請師吳子爲蔡侯用正爲員
嚭用上書吳入郢下書於越入吳則入郢非吳子之利也

經蓋譏吳子爾爲所以者舉重而以之者舉輕矣春秋中如執君大夫以歸入邑以叛舉重亏以之者以師一例以叛一例以歸一例混合之則例難通矯之者曰春秋無例釋殺

春秋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二伯不名舉王札子昭公八年季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穀梁傳謂之兩下相殺十一季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亏中十三季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從兩下相殺之例皆異亏偃國以殺偃人以殺之例也禮曰荆人亏市與眾奔之偃國偃人與

眾弃之之義也然則國與人曷異僖公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公羊傳曰僭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明乎僭人

以殺者非君主之也衛州吁齊無知之殺衛齊無君隱四莊九

晉欒盈鄭良霄殺于戰陳襄二十三又三十晉先都士穀箕鄭父

之殺君幼而趙盾主之文九陳大夫公子過之殺公子招歸

擧而殺之昭八經皆書人以殺木人也而人之然則曷以知

其宜殺不宜殺州吁無知之不僭公子欒盈良霄之不稱

大夫而稱人以殺之討賊之正例也先都等之殺既僭殺

者之殺以譏殺之者復僭人以殺之以譏殺者此交譏之

例也陳佗夏徵舒之殺

桓六宣十一

同于州吁無知而書曰蔡

人楚人蔡之主此事者不尋詳楚本君也而人之貶也曷
貶乎爾楚人貪縣陳之富非正討舉也此殺賊而不與其
討賊之例也文公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
夫司馬皆昭公之忠臣而公子鮑之黨殺之嬖殺之者之
僇人特書殺者之覆不席其名所以見宋人盡狂乃以不
狂爲狂也此眾人殺無辜者之例也然則君主其殺者曷
以知其宜殺不宜殺經之僇國以殺者書公子書大夫殺
者與殺之者交譏之宣公九年襄公五年洩冶壬夫之殺

左氏交譏之是也

或謂左氏譏泄治是教天下之爲藝歌
精淵者式三謂以藝精術之則泄治忠

以孔子之道論
之則泄治猶

天王殺其弟佖夫

襄三

晉侯殺其世子申

生

僖五

宋公殺其世子痤

襄二

殺者書弟書世子明無辜也

殺之者書天王書侯書公不併國以殺明專殺也專殺者

以一人私意殺之雖天王猶不可爲何況公侯或疑孔子

匹夫不專譏天王諸侯不知春秋天子之事也用先世文

武之法以臯先王之舉人臯五伯之舉人臯諸侯之舉人

董子言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季之中貶天子退諸侯討

大夫以達王事而已此知春秋者也以季世昏暴之主孔

子不尋譏是孔子所謂學我者也或謂齊桓公言無專殺
大夫凡不告天子方伯者皆為專殺胡氏說顧震不知凶
人之般有不尋濡遲以失事機者殺之而告天子方伯未
晚也不宜殺者雖告之天王方伯而殺之殺之不為無辜
故曰專殺者以一人私意殺之也

釋歸入

春秋經莊公六年衛侯朔入亏衛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
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是時魯齊宋陳蔡納朔
而王人子突救之衛人以王命拒朔不勝五國之強書朔

入難辭也許叔入亏許因公孫獲之去而強居之桓十鄭

伯突入亏櫟殺檀伯而強居之桓十齊小白入亏齊齊大

夫己盟莒欲納糾而小白入之莊九穀梁傳曰以好曰歸以惡曰入言齊人不與小

白之入也衛孫林父入亏戚襄二鄭亘霄自許入亏鄭襄三季亂

臣以力脅之而入衛侯入亏夷儀失地之君藉十二諸侯

之會迫脅之而入襄二左傳曰國逆而立之曰入杜元凱

云本無位而國人迎立之則稱入其不然乎通奔後例之

內弗受而強立之曰入左穀義同桓十一季突歸亏鄭穀

梁傳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突一書入一

書歸孫林父亦一書入一書歸

成十

事分難易而善惡之

褒貶不存亏此蔡季自陳歸亏

桓十

宋蔘元自晉歸亏

宋

成十

宜歸者也楚公子比自晉歸亏

昭十

與孫林父

之自晉歸亏衛皆不宜歸者也義異而事同皆書之曰歸

閔公元季季子來歸內大夫稱來歸猶外大夫之稱歸季

子不能誅慶父而魯君臣以爲賢而納之其爲人善與惡

迭見書曰來歸非褒善非貶惡之辭也

惠半農謂以女子來歸例之淺文周

納之

也左傳曰諸侯納之曰歸外納之內納之統之爲諸侯

納惟納故易左穀之義亦可相通經有書復歸復入者左

傳曰復其位曰復歸以惡曰復入杜元凱曰衛侯鄭復歸
亏衛復其位也身爲戎首則曰復入欒盈是也公羊傳曰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
歸者出入無惡公羊此例不可盡通董子信公羊曰春秋
無違例

釋王不僭天

春秋書天王者三十二先儒疑其王不僭天者有六焉案
僖公二十八季兩書朝亏王所謂京師也是猶王人之不
僭天王人王師之不僭天王師也書錫命者三亏文公元

春秋釋

卷一

七

傲居遺書
之三

季僂天王亏成公八季僂天子天子猶天王也而亏莊公
元季錫桓公命獨僂王命者加命也古者八命佗牧九命
佗伯所以寵生者之任職非以爲贈歿之典故賜文賜成
雖不尋其人生而賜命猶禮之所有也桓公本篡弑之主
生無微勞既歿而加命焉尤悖亏禮矣此王之所以不僂
天也隱公元季宰咺歸仲子之贈則書天王文公元季叔
服來會葬亦書天王而文公五季成風之罍王使榮叔歸
含且贈王使召伯來會葬則兩書王叔服之會葬僖公禮
也仲子者惠公繼娶之夫人歸贈猶可說也而成風則莊

公之妾國人以小君禮葬之歷亏君也而王亦以夫人禮之不天甚矣此王之所以不偁天也繻葛之戰鄭莊之臯己箸而桓王之待鄭莊倏倏親倏倏疏倏倏予倏奪所任用之號公林父周公黑肩德不足以服鄭莊而才猶不逮焉一戰而敗周威益替此王之所以不偁天也

方望溪力爲桓王回護且援孔子墮

都圍成不克證之非也

春秋之書異文以見義而亦異文之義者不

能比事以通之矯之者乃以此爲省文闕文譌文而義不

存乎此

顧震滄取是說

其說安可信邪

釋大夫會盟諸侯例

會盟自天子主之正也或天子不行使諸侯主之亦正也

諸侯自爲會盟變也非正也會盟而志在平亂變之正也

大夫不會諸侯祇會伯子男正也

左氏僖二
十九年傳

或權事之變

以會諸侯亦春秋之法所不能盡拘也故魯大夫之會諸

侯者如文元年公孫敖會晉侯于戚文十六季季孫行父

會齊侯于陽榘宣十四季公孫歸父會齊侯于榘十五季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經傳皆

無貶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楚書公子始于此經

傳亦不貶也魯侯與大夫盟經多諱辭故外大夫來聘魯

而遂與公盟者皆不書公成三季及荀庚盟及孫良父盟
十一季及卻犇盟襄七季及孫林父盟十五季及向戌盟
是也其外大夫特來盟者亦不書公莊二十二季及齊高
侯盟亏防是也

杜氏謂與魯之
微者盟失之

魯君往朝而與大夫盟者

不書公且貶盟者黜其氏如文二季及晉處父盟是也僖
十九季齊之盟陳蔡楚鄭同僂人而不書公二十九季翟
泉之盟上及王人下及大夫亦僂人以貶而諱書公隱元
季及宋人盟亏宿迫亏宋難而貶之諱之尤可知也成二
季蜀之會先書公會楚公子嬰齊繼書公及楚人秦人宋

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郕人盟于蜀此盟
書公以著戰鞏四將與舉之心而大夫皆貶稱人盟與會
異文則大夫可會諸侯不舉盟諸侯其義益明矣隱八年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傳不言莒人之名蓋亦大夫而貶書
人者如蜀之盟也若閔二年齊高子來盟文十五年宋司
馬蕞孫來盟是魯君賚之之例也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
莒慶盟于洮二十六季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此不諱
言公者小國之大夫無所迫脅于公而公自卑謙以脩好
無所嫌也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莒齊亂未立君公與

大夫盟無所嫌也此又一例也內臣之盟外諸侯者如莊十六季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亏幽據公羊經會有公字左穀無之說者謂齊伯主盟列侯皆在而魯遣微者例不書名避不敏也文十季及蘇子盟亏女栗遣微者以盟王臣亦不書名也桓十一季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亏折柔舍族自貶以尊諸侯也文二季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亏垂隴左氏云書士穀堪其事也敖不舍族者晉遣士穀而敖受士穀之盟無所嫌也成元季臧孫許及晉侯盟亏赤棘許不舍族者

魯有齊難如晉請盟晉亦自卑下以親魯不以爲嫌也莊
十九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亏郵遂及齊侯宋公盟亏媵
書公子亏盟書遂及譏其遂事不嫌書公子也仲孫貜仲
孫何忌叔孫州仇之盟邾子三見亏經昭十一定三家之
強僭勢與小侯相埒以不貶貶之也文十六季陽穀之會
季孫行父請盟齊侯弗可是齊侯雖與魯臣會而恥與魯
臣盟繼書公子遂及齊侯盟亏邾邛齊貪賂而許盟矣遂
書公子不復尊齊也

釋兄弟

春秋之書兄者衛侯兄絜是也

昭二

書弟者齊侯弟季

隱七

桓三鄭伯弟語

桓十

魯公之弟叔肸

宣十

衛侯弟黑背及鱣

成十襄二十七

陳侯弟黃及招

襄二十二昭八

天王弟佖夫

襄三十

秦伯

弟鍼

昭无

宋公弟辰

定十四

是也

公羊傳曰母弟稱弟母兄

稱兄

隱七

左氏之說亦同

宣十

式三曰春秋書同母之兄弟

重宗法也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公子之公為其士大

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則嫡子同母之弟謂之別

子其後宜立大宗也春秋傳言魯宣之母敬嬴嬖亏文公

則叔肸為庶子言衛定公卒立敬姬之子衎定姜既哭而

歎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孟縶又生元縶足
不良故立元是縶與縶皆庶子而三人皆書兄弟者君既
由庶子而立亏是君之母兄母弟亦稱別子其後亦立大
宗也故曰春秋書同母之兄弟重宗法也然則陳招壽書
公子後書弟何也書公子者通稱也書弟者特筆也後儒
之申傳義者或以同母為加親惠半農取舊說而駁之者則曰知
母不知父不可為訓或以書弟者皆嫡子同母之弟姜白巖取
程子以傳文攷之非盡嫡子之弟是申傳者不尋其正解
也後儒之駁傳而自立說者以為經之書弟皆同父不必

同母以傳文攷之魯宣及叔肸同出敬嬴衛獻與子鮮同出敬妣衛靈與絜同出媯始此皆母弟之最著者以經攷之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而特書宋公之弟辰弓地稱公子則辰為母弟尤可知矣是駁傳者未見其自立說之果是也近方氏望溪謂經傳公子者執政之大夫而不任職者傳兄弟此亦不信傳文而支離穿鑿之甚者也申傳而誤難盡怪也駁傳而誤可歎也

釋聘

春秋隱九季縶梁傳云聘請侯非正也後儒從其說者言

齊桓之霸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季襄王二十三

季當魯僖公之三十季王使周公聘魯由晉文之不明王

禁有以致之

姜氏亦用此說

式三案周官大行人云閒問以諭諸

侯之志以閒問與歸版致禴竝言則天子之亏諸侯亏禮

有問問卽聘也諸侯之亏天子小聘曰問聘問爲二天子

則以問爲聘聘問爲一繫梁之言難盡信范注已疑之鄭

君周官注亦未從之也春秋亏莊公二十三季書祭叔來

聘至僖之三十季周公來聘中閒相距止四十一季如謂

祭叔私來不在此數則自桓公八季家父來聘至僖公三

十季相距七十三季言六十季者無據矣且莊公二十六季齊桓始霸自此上溯桓公八季相距三十五季齊桓未霸而周不下聘誰之力歟此申彙梁說以衰齊桓者尤懼懼也若夫啖趙言諸侯之亏天子有貢無聘惠氏半農論之備矣

釋天

春秋左氏傳云齊之陳氏晉之魏氏載其降生之兆卜筮之祥說者謂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古皆掌焉史左氏守史職而備書之其失也巫

巫佞誣非出范甯穀梁傳注謂多殺鬼神之事也

或曰此

左氏之諛也申左者乃爲之說曰盛世之天理與數合亂世之天數與理睽春秋中篡弑疊見有數存焉天實爲之也或又曰此非左氏之舊文也是皆不然夫齊晉季世之君皆昏暴不修德自絕亏天其臣之善結民心者乘此機以取國取國者未可謂順天也而非其先世之受寵亏天不能取也然則曷國如陳魏者其始受天之寵其終逆天之心逆天而曷之適乘其時君之絕亏天而據之巨順受者正命逆取莫非命知天命之始終者其惟左氏左氏之伯傳也世卿之家有善無不錄以明其順有惡無所隱以

著其逆載陳魏初季之兆豈不謂忠君恣民上順天心自將化家爲國而獲福綿遠乎卒不能然將逆天以取國逆天者祗不長左氏蓋憫之矣或曰左氏固詳于數者也載晉女叔寬之言以甚宏爲違天柳子厚王伯厚諸儒皆非之其可解乎曰詩書言自來多福言祈天永命皆謂修德以感天也天厭周德周不務修德奔郊廓而遷成周壞其可支乎城成周者有持危扶顛之心而昧于天道之大原者也衰甚而貶左豈曰知天

釋偏兩卒伍

春秋釋

卷一

書

微居遺書

左傳桓公五季先偏後伍伍乘彌縫杜注司馬恡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葑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宣公十二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注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恡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恡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城公七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注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畱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杜氏之注所言卒百人兩二十五人與周官之文相符十五乘爲偏二十五乘爲偏二文歧異

其所解之義復與傳文乖牾說者非之矣服氏子慎弓宣
公十二季傳注曰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言廣有一
卒爲承也五十人爲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
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服氏此注較杜注爲明然
以成公七季傳文核之服說仍不可通昭公元季傳兩弓
尙伍弓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尙拒服注引司馬法
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
參二十五乘爲偏亦復與尙注歧異式三案古者謂乘爲
兩詩百兩謂百乘孟子三百兩謂三百乘一乘輜車二十

五人馳車七十五人合轡車馳車為兩兩用百人是謂兩之一卒偏兩猶偏師不用全軍曰偏師不備轡車曰偏兩舍偏兩之一留馳車中士卒十分之一以教戰也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謂十五乘之廣用千五百人外又以百人副之而此百人不以副轡車專副馳車也先偏後伍先用馳車偏兩後用轡車之二十五人為五伍副馳車以彌縫偏為并拒以馳車之七十五人為并拒也傳之四言偏者一側或曰周官夏官司右合其車之卒伍注云車亦有卒伍賈疏引左傳廣有一卒司馬法二十五乘為偏百二十五

乘爲伍江慎修申之以爲車法兩偏爲卒五偏爲伍二十
五乘之偏五十乘爲卒百二十五乘爲伍十五乘之偏三
十乘爲卒七十五乘爲伍則左傳所云偏兩卒伍皆言車
法也曰左氏昭公元年季傳明言毀車崇卒則所謂偏爲疇
拒者非車戰矣兩偏爲卒古無明文巫臣以兩之一卒適
吳舍偏兩之一江氏謂質言之以三十乘適吳畱其半曰
此文終不可解

後學丹陸陳慶季初校
孫翔復校

春秋釋二

定海黃式三

桓王事提要

周平王在位五十一年崩

魯隱公三季

太子洩父蚤歿立孫林

是為桓王號公忌父王所信任者也初王命尹氏武氏助
曲沃伐翼曲沃叛王王乃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王既
好惡無常其後曲沃滅翼王復立哀侯之弟緡而卒無功
鄭伯寤生平王時已為卿士桓王將畀虢公政鄭伯怨王
使祭仲帥師取溫之麥復取成周之禾三季鄭伯朝王王

不禮焉周桓公諫

桓公非黑肩

五季鄭伯以齊侯朝王

齊侯左傳譌作

齊人王命鄭伯爲左卿士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告齊魯同

伐宋勝之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黨亏宋鄭取宋蔡衛

三師復入邾八季王取郕劉蕩邾之田亏鄭而與鄭以蘇

忿生之田十二邑其邑皆王所不能有者使鄭自取之鄭

由是復不朝周十三季王伐鄭虢公林父周公黑肩從王

師敗績亏縑葛鄭祝聃射王中肩鄭伯之臯固彰彰矣而

王之用虢周二公德旣不足威復日替君子譏王之失人

十八季虢有大夫詹父之譖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虢公

出奔虞十九季鄭伯寤生卒二十三季王崩子莊王佗立
莊王三季周公黑肩謀弑王而立王子克王殺周公黑肩
王子克奔燕王子克桓王所寵而屬諸周公黑肩也周公
阿桓王之亂命欲立之辛伯諫周公不從事發辛伯告王
誅之

莊王僖王事提要

莊王立十五季而崩魯莊公之十二季也僖王立五季而
崩魯莊公之十七季也二王之崩葬春秋不書說者謂周
不赴列國不奔器此殆不然莊王十四季齊桓公娶其姬

魯主其昏越一季崩胡為不赴亏齊魯僖王元年齊桓公

有北杏之會二季王使單伯會伐宋

單伯王臣莊元季單伯送王姬文十五季

單伯至自齊相距八十二季是二人之為世卿也

四季諸侯同盟亏幽穀梁傳曰

同尊周也越一季崩胡為有藐視王器之事攷左氏莊公

二十季及二十六季經傳經自為經傳自為傳經傳各有

變文則二王之崩或三傳俱無文而經文亦因之變歟文

公十四季頃王崩不書左傳言不赴不書之故則左氏他

傳時莊僖二王之崩必書亏經是以左氏不發傳也列國

不奔器時蓋有之而周豈不能赴歟雖然王綱之不振自

莊僖而甚莊王黜衛朔立黔牟朔入而子突力不能救僖
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王事之大憾也紀季姜爲
桓王后而齊襄卒滅紀齊桓滅譚滅遂荆滅息執蔡侯獻
舞皆在莊僖之世矣

惠王事提要

僖王之世齊桓公劫伯之時也齊桓既會宋桓亏北杏復
請師亏周以伐宋王命單伯會伐宋單伯又會諸侯亏鄆
則僖王固信任齊桓矣僖王崩惠王立二季有子頹之亂
助頹者內則薦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外則衛侯朔

南燕伯仲父也平頹亂者虢公醜鄭伯突也齊桓方來諸

侯而不勤王是時王信任虢鄭也

先儒疑子頹之事不見
于經而傳為妄不知春

秋魯史傳參補
周史所以翼經

十季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命為伯且請伐

衛衛惠公朔抗周入衛不能備禮事周後復助立子頹王

命齊桓伐衛戰敗衛師以王命數其失禮衛服舉齊兼取

賂而還

顧氏諸儒妄駁
左傳特申之

蓋霸者之因公濟私固如此初王

在諒園中娶陳媯是為惠后

左傳云實惠后
實是古通用

王因是寵少

子帶將廢太子鄭二十二季齊桓會諸侯于首止正太子

之位盟諸侯王怒召鄭伯撻叛齊從楚晉鄭伯逃歸不盟

主此謀者宰周公孔也二十四季王崩

依左傳在僖公七季與外傳諸書合

明季襄王卽位襄王二季齊桓會諸侯于葵邱止晉獻公之赴會者亦宰孔也惠王始任虢公醜虢公亡國之君也終任宰孔宰孔忌齊桓之功而黨于王子帶者也

襄王事提要

襄王賴齊桓而定位討戎難之臯王子帶奔齊而春秋傳于僖公十三季十六季兩言成周則戎難未靖也未幾齊桓卒鄭文公捷始朝楚宋襄公茲父伐鄭與楚戰于泓傷而卒其子成公王臣亦不昇已含悵而朝楚蓋中國諸侯

之變甚亏此矣而襄王亦復有王子帶狄人之難幸而晉文公重耳起退狄殺帶以安周敗楚服鄭以安天下請隧也殷南陽也召王狩于河陽也曹伯以豎貨筮史而復衛侯以魯納穀而復也皆不能為晉文掩其過而其功不可沒王之絕請隧曰王章絕元咺曰君臣無獄抑亦嚴矣晉文卒于襄公驪立復主中原之盟襄公卒于襄王三十二年越二季王崩晉竊亦就襄王之臣并有宰孔黨于王子帶後有頽叔桃子奉帶以狄師伐周其與狄力戰而身遇難者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也富辰諫召狄伐鄭諫立

狄后其言甚正後復力戰使王昇脫論者尤賢之帶難已
平之後取箸者曰王子虎其卒也赴亏諸侯諸侯弔如同
盟左氏文公三季傳所謂王叔文公卒者也外有賢方伯
內有執政賢
臣襄王是
以免亏難此外如內史過斥晉惠之受瑞情內史叔興對
宋襄之問隕石鷓退飛皆有識者矣

頃王匡王事提要

春秋文公九季傳范山言亏楚子曰晉侯少不在諸侯北
方可圖也是季頃王卽位晉靈公夷皋幼趙盾執政之時
也楚聘魯秦致蹇亏魯豈非乘時以窺中國歟明季使蘇

子盟魯侯亏女粟又明季晉卻缺魯叔仲彭生會亏承筐

文十一季經書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亏承筐釋文云仲衍字案十四季經無仲字疑脫彭生即叔仲惠伯謀諸

侯之從楚者缺與彭生晉魯之賢臣衛鄭之君乃因魯以

請平亏晉

二人賢而諸侯平則不平之由不用賢也

是以六季夏諸侯有新城

之同盟而頃王已崩亏是季之春而匡王立矣是魯文公

之十四季也頃王之器以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不赴不

書亏春秋之經匡王始信王孫蘇

左傳王叛王孫蘇叛者信而棄之也議者多矣

後復信周公閱而使尹氏與胙訟周公亏晉晉平其事

而復之是季秋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冬齊人執單伯匡

王元年夏單伯至自齊冬諸侯盟于扈謀伐齊齊人賂晉
侯事遂寢二季宋人弑其君杵臼公子鮑爲之也三季春
晉人討宋受賂立公子鮑夏晉會諸侯于扈以定鮑之位
是爲文公鮑與商人各以賂行篡天下之謀篡弑者無所
忌矣四季齊人弑其君商人魯公子遂弑其君之子惡莒
弑其君庶其六季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弑君之事疊起于
數季內者如此

定王事提要

定王元年楚子旅

旅一佗侶一佗
呂是爲莊王

伐陸渾之戎至雒觀兵

問鼎輕重時魯宣公之三季晉成公之元季也自是晉楚迭爭鄭陳之成五季晉會諸侯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與楚彊謀不睦也六季晉侯使郤缺爲政七季晉侯黑臀卒

子景公孺立楚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

勞八季楚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是時魯晉不通使潁北之

役不書春秋傳補之春郤缺晉之賢臣士會輔之可以敵楚之葛敖矣

憐未久于執政也九季陳侯如晉楚入陳十季楚入鄭晉

荀林父帥師與楚戰于邲晉師敗績自是陳鄭皆服于楚

十一季楚子伐宋十二季楚子圍宋十三季魯公孫歸父

會楚子弓宋自是宋魯皆服弓楚楚之張如此周禍急矣
而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乃使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十
四季春晉士會獻狄俘以黻冕命士會將晉中軍且為太
傅弓是晉盜奔秦冬晉士會來平毛召之難士會歸講來
典禮脩晉國之法十五季夏晉會諸侯同盟弓斷道秋晉
士會老郤克為政矣十六季楚子旅卒子審立旅莊王
審共王十
七季春晉使瑕嘉平戎弓王秋王師敗績弓茅戎劉康公
為之也十八季夏晉會魯衛曹之師敗齊師弓鞍冬楚以
蔡許之師侵衛遂師弓蜀侵魯是時諸侯畏晉而竊與楚

盟蔡侯許男失位乘楚車晉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不見使單襄公辭焉為卻克之不能伐楚伐茅戎以敵王愾而徒逞怒于齊也

晉臣自卻缺士會外無賢佐霸業衰而王室由此替

二十一季王崩

簡王事提要

簡王承定王之後其臣之見于春秋經傳者曰單襄公劉康公成肅公周公楚尹武公召桓公單襄公既責晉獻齊捷後復譏晉卻至之驥稱其伐

驥數也傳云驥諫同

復會諸侯伐鄭

者再劉康公雖器師茅戎然成肅公受服不敬劉康公譏

之受中定命之言為後世法晉卻至爭鄭田單劉二公訟

諸晉卻至乃不敢爭周公楚與伯輿爭政奔晉召桓公奉
使賜魯成公命尹武公兩會晉伐鄭內臣之大略如此外
方伯晉景公孺自邲戰既敗不能服鄭者十二季定王末
季鄭服晉諸侯同盟亏蟲牢

魯成公
五季

簡王元季楚伐鄭救

之二季楚伐鄭救之復有馬陵之同盟四季同盟亏蒲諸
侯有貳亏晉者晉命齊歸魯衛侵地復命歸亏齊諸侯惡
其失信也且晉歸鍾儀以朶成亏楚楚公子辰晉糴棧往
來聘問景公卒厲公州蒲立宋蕚元卒合其成而猶責諸
侯之貳亏楚不亦慎乎未幾楚成遂敗十季春晉侯會諸

侯于戚討曹伯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執之歸于京師伯討也冬復會諸侯之大夫及吳人于鍾離通吳以儆楚也十一季夏晉敗楚鄭之師于鄆陵秋尹武公會諸侯伐鄭十二季夏尹武公單襄公會諸侯伐鄭冬單襄公復會諸侯伐鄭晉既敗楚鄆陵復三假王命以伐鄭卒不能服鄭者楚厚于待鄭晉薄于待諸侯晉君臣驕侈之心未足以招攜貳百十三季晉人弑其君州蒲十四季王崩是魯襄公之元年也

靈王事提要

靈王之世凡數變十二季以奔晉悼公用韓厥知罃之謀
輯睦中夏至亏蕭魚服鄭楚不能爭說者謂其軼美城濮
堪與召陵比烈中國霸業之取盛者也

顧氏震滄謂城濮勝亏召陵非孔孟

以德服人之旨繼則晉悼用荀偃霸業遂衰助孫甯亂衛也假羽

毛貳齊也平公繼之主盟會者十有三溟梁祝柯猶有霸
國餘烈至商任沙隨祇以報范匄之私怨焉自趙武爲政
用宋向戌弭兵之說亏是有宋之盟而列國之君不能不
旅見亏楚二十七季王崩楚子昭亦卒魯陳鄭許之君往
朝亏楚者楚人止之以送莽景王元季春魯侯親禴亏楚

子之殯四月諸侯送楚子葬至西門之外五月王葬諸侯
之大夫有算能至者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以
爲弱子展曰與其算往弱不猶愈乎蓋周之威替亏楚矣
然此非獨晉之咎也王叔陳生愬戎亏晉而反貳亏戎後
復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之直猶殺史狡以說王叔陳生
而復之卒至訟亏晉而事始平何周室之不振一至亏此
公羊傳曰上燕天子下燕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亾者力
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公羊傳二季十四季傳文此公羊氏之所以善齊
桓而恕其專也當靈王末季設有齊桓起絕晉攘楚雖無

天子之命而可以行之也夫

破胡傳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之謬

景王事提要

悼王崩

景王十二年晉梁丙張趯率陰戎攻潁方伯之寇周自此始越四季劉獻公會諸侯于平丘晉人告齊之不尋盟獻公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此虛言耳鄭子產既爭承告子太叔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魯叔孫昭子見齊之伐徐而傷諸侯之無伯則實錄也蓋是時列國諸侯益亂矣而畿內之臣亦亂甚襄頃之族殺單獻公而立成公原與人逐原伯綏而立跪尋成景公之族殺甘悼

公過而立平公鱣毛鼻殺毛伯過而代之綱紀既紊亂賊
難制不說學者豈獨原伯魯乎初僖括當靈王之崩欲立
王子佞夫佞夫弗知也景王立僖括佗亂尹言多劉毅單
蔑甘過鞏成殺佞夫僖括奔晉僖括有臯不能討佞夫無
臯而誅君子謂景王不仁亏其弟其後景王有所寵之子
朝欲立之會崩朝佗亂長子猛卒亏亂謚悼王此又景王
之不仁亏其子也

敬王事提要

敬王初卽位

魯昭公二十三年

有王子朝之難王居狄泉爲東王

子朝立王城爲西王二季晉人以王室之難徵會于諸侯
云期以明季三季諸侯會于黃父又云明季將納王諸侯
之怠于王事如此幸而靖其難者單穆公旗劉文公卷之
力也卷一名狄字伯益而事伯益者萇宏亦與有功焉黨
子朝者尹固召盈毛曷南宮極嚳父子極以地震成召盈
知勢不敵反逐子朝子朝毛曷奉周之典籍奔楚尹固奔
楚旋復是四季事也七季尹固召盈伏誅十一季劉文公
用萇宏言城成周不復返王城也

王城稱西周卽邾鄆
成周稱東周卽洛邑十

五季楚亂殺子朝于楚十六季僖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

人以佗亂王避難居亏姑猶單武公

穆公

劉桓公

文公

定

王室越三季而亂平初劉氏與晉之范氏世爲婚姻甚宏
既事劉文公與范獻子鞅相昇城成周之役晉魏獻子舒
易位且惰屬役亏韓簡子不信范鞅至去魏舒之柏椁以
示貶范與韓魏始隙二十三季晉趙簡子鞅貪衛貢殺趙
午圍邯鄲中行文子寅范昭子吉射討趙鞅鞅入亏晉陽
以叛未幾韓不信與魏襄子曼多舒孫奉其君以伐范中行
春秋亦書入亏朝歌以叛惡其攻君也韓魏既逐范中行
遂復趙鞅挾晉君以爲重凡宋齊魯衛鄭之助范中行

者責之以棄君助臣而周萁宏旣德范氏且以趙鞅始禍

不直趙鞅

姜氏謂周必不與范氏是駁傳非仲傳

范氏之族士鮒來奔受之

見定十

復與范氏田

見哀二

趙鞅怒王爲之殺萁宏以說

于鞅是二十八季事也趙韓魏分晉之局定于此趙鞅自

是伐衛伐鄭伐齊以報助范中行之怨視周室如弁髦矣

四十四季王崩

魯哀公十九季

後學金壇林之祺初校
孫家燾復校

春秋釋三

定海黃式三

隱公事提要

魯惠公元妃燕子釐子生隱公仲子生桓公皆非嫡子也
非嫡曷為欲立桓寵仲子也曷為卒立隱國多外難非曷
長君不能治也隱始通宋好盟亏宿及六季齊鄭始平惠
之末季宋齊鄭皆與魯為難其歟也有宋師不能不立隱
也隱既立矣曷為經不書即位即位殺其禮也曷為殺其
禮攝也經亏仲子書夫人歟亏釐子書君氏卒傳偁惠之

魯太子少以桓為太子復偁狐壤之戰公為公子皆箸隱

有讓國之誠也曷為讓之誠成父志也是隱之仁也

穀梁傳先

君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以與隱矣已撰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式三謂隱成父志然則隱曷為終亏弑曰惡惡不能去也衛州吁弑君之

賊合宋陳蔡伐鄭鞏固請師帥之而行書曰鞏帥師隱疾

之矣老桃之會鞏先期會齊鄭伐宋隱亦疾之矣及鞏請

殺桓復不加誅而身受弑隱之為君優柔寡斷知公子彊

之賢而不能弗許公子豫之會邾鄭而不能止其弊一

也然則春秋之託始亏隱亦可知矣

蘇東坡曰使隱公誅鞏而讓桓雖夷齊何

以尚 自隱以後桓閔與子般之弑繼世疊見一國之變莫
大亏此春秋魯史誅亂賊必始亏此所以示萬世之君立
臣子之防者亦在亏此

桓公事提要

魯桓公之時鄰國君之雄鶩者莫如鄭莊齊僖桓弑君而
立會鄭莊亏垂亏越以許田易祊而位已定復會齊僖鄭
莊亏稷受宋賂立葵督為宋相取郟大鼎納亏廟繼乃昏
亏齊使公子翬如齊逆女翬督弑君之賊也而莊僖寵之
則桓可以無所顧忌矣受周之聘者三渠伯糾仍叔之子

家父受列侯之朝者五滕子杞侯紀侯穀伯綏鄧侯吾離而曹世子射姑邾人牟人葛人亦朝焉蓋當是時周與列國不討篡弑之賊以爲逆取而順守之亦可矣然桓安能順守哉內寵公子翬不用臧孫逢申繻之賢國已失人矣鄭忽其所惡也突奪忽之國而黨之突旣出齊會諸侯以納之其與齊襄會亏袤納鄭突也復盟亏黃平紀亏齊也雖然後旣與齊戰亏奚矣而候會襄亏濼非天奪其魄將以報篡弑之惡也邪

莊公事提要

魯莊公季十四而卽位春秋經亏二季書公子慶父帥師
伐於餘邨則此時之政慶父主之宜其謬矣五季冬會齊
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莊公親兵之始六季秋乃還納
朔也朔奔而黔牟立已九季有王人子突之救而莊公抗
之悖矣九季夏伐齊八月及齊師戰亏乾時納糾也糾未
納而小白入莒襄公靖難君齊而莊公歷時不退師之敗
績非不幸矣十季春敗齊師亏長勺夏敗宋師亏乘止十
一季敗宋師亏鄆傳雖箸曹劌公子偃歆孫之績而連季
躡武與齊宋爲敵民之困可知也越一季宋閔公弑桓公

御說立傳所傳能舉已知恤民者也又越一季齊桓公修衣裳之會亏北杏莊公受盟亏柯魯亏是乎始息兵雖然外難既弭內政不修如齊納幣如齊逆女身親爲之詎無

諫者觀夫曹劇諫觀社不聽

殺梁傳以觀社爲尸女惠半農引墨子證之

御孫

諫刻樹不聽諫宗婦用幣覲姜氏不聽其決亏違禮如此

公羊氏言夫人不僕不可使入蓋淡醜之季饑告糴而築

鄒新延殿可已而不已一季三築臺其事蓋同說者謂築

臺示侈以媚姜氏

方望溪說

其信然歟抑惡其惡而增之歟季

四十五歟孟任之子般立弑之者通姜氏之慶父也姜氏

之子閔公啟立慶父又弑之齊桓公殺姜氏是爲哀姜

閔公事提要

閔公之卽位也少與齊侯盟亏落姑請復季友召諸陳次
亏郎以待之果其幼而慧乎是時魯之臣臧孫辰等蓋亦
勸君爲之也齊仲孫湫來省難曰不夫慶父魯難未已魯
之君臣不遽去之者慶父擅權亏莊公之世而有哀姜爲
之內應勢積重而難返季友雖歸力猶不能制臧孫辰尤
難淡責此孔子言臧孫之不知三不仁三而不加責亏此
也說者謂季友不誅慶父俟其弑閔而立僖意主亏僖也

蓋因魯有季氏後日之禍而增其舉歟或曰桓弑閔弑般亦弑皆弑隱之報也邪閔公弑齊高子來盟公羊氏言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然則霸者之功不可沒矣

僖公事提要

魯僖中興之初值齊桓桓伯之季從召陵之師頌所謂荆舒是懲也赴淮之會頌所謂淮夷率從也十季如齊十五季如齊說者譏魯之朝大國自此始而天子命齊桓為方伯五季再朝禮亦立之十七季齊桓卒僖公與楚子會于

孟盟之薄復使公子遂如楚乞師使晉文不興則魯將以
事齊者事楚矣以是知中國之不可無霸主也雖然僖公
之始盛終衰復以季友與公子遂分之滅項入杞與齊邾
交怨遂之執政則然季友執政未嘗有此然則當時有展
禽矣使其繼季友而為政則僖公善績豈特如魯頌所詠
春秋所書已哉國有聖人值足用為善之君而卒不用孔
子是以歎息痛恨亏臧文仲也

文公事提要

魯秉禮之國也文公時緩化僖公主逆祀躋僖公大室屋

壞而不修歷時不雨而不閔厭政已甚而不視朔婦姜費
聘而賤逆之成風非夫人而以夫人禮葬之廊太子亏君
卒未立而來奔以君禮逆之饗于晉而下拜宴甯俞而賦
湛露彤弓何其既怠且闇多失禮歟文公之臣若公子遂
公孫敖叔孫畧臣季孫行父臧孫辰皆其取用事者孔子
譏臧孫之不仁不知有六譏季孫之不能再愆則其餘者
在自鄆無譏之例矣八季冬公子遂及晉趙盾盟及雒戎
盟傳曰珍之是公所尤珍者在遂宜其政之謬也遂之殺
適立庶尤惡之大者曰有叔仲惠伯名彭生者公孫敖欲

娶莒女勸公止之晉郤缺謀諸侯之從楚者會以成之楚
子使椒來聘執幣傲惰其必滅迨遂殺惡及視而身殉之
可謂殺身成仁者矣

宣公事提要

文公之愛也公子遂請弑齊惠公殺適子惡

惡公羊穀梁傳作赤古曆

而立庶子倭

一作倭又作委

是為宣公宣公以此德遂雖祿去

公室不以為嫌遂歿季孫行父執政而宣公所屬意者在
公孫歸父則以德遂者德歸父也內既德遂外則德齊其

事齊也或一季而二朝焉

十季

或一季而使臣三往焉

元季十季

黑壤之會晉人止之而不與盟爲其親齊而疏晉也迨至

齊頃肆虐魯無所庇會楚亏宋而楚交不堅

十五季

會晉亏

斷道而晉交亦不堅

十七季事詳見成二季傳

當是時魯君臣算不咎

親齊疏晉之失大援矣特其所以失援之由各有所忌諱而不言目而歸父之如晉也乃欲以親齊之咎歸于行父而公三桓夫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行父不能不分其咎而主此事者遂也歸父欲移其父之辜以辜行父行父詎聽之乎曾宣公夢歸父奔齊行父逐之也

成公事提要

成公卽位外有齊難楚復助齊遂有齊楚同我之惠晉爲盟主政令無常待魯復薄旣戰鞏而歸汶陽復斂而與齊旣自通楚好復疑魯之貳亏楚公初如晉而不見敬再如晉而止之九月沙隨之會以後期而晉侯不見公伐鄭伐秦伐鄭無役不從而猶有卻犇之讒慝蓋魯之困甚矣雖然所病者在國本之不立旨穆姜之幽公子偃之刺是家不齊也有仲孫蔑之賢而不專任有僑如之姦而不速去是失人也不能革稅畝之弊而反增邱甲之作致汶陽故土旣歸不服而用師圍之是失民也內治不修人始從而

侮之故論政必自立國本始

襄公事提要

襄公四歲卽位其執政者季文子行父也文子既事成公復輔幼主行事功舉相參而孟獻子蔑叔孫穆子豹實能補文子之不逮以扶幼主而存弱國四季季公如晉請屬鄆五季穆子以屬鄆爲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是時穆子已代文子而爲政七季文子之子武子宿城其私邑之費十一季武子將作三軍請于穆子穆子有政將及子之語卒不能止之然則穆子爲政勢不足馭武子而獻子可知

突入鄆也

十二季

取郟也

十三季

會突亏向而使次卿叔老爲

介以行也

十四季

城成郟而居叔孫之上也

十五季

武子之滂

肆如此而襄公季已長不能收大權以歸已祇聽武子之所爲則其不信任獻子穆子有以致之也獻子之子莊子速繼世象賢獻子卒亏十九季越四季而莊子亦卒武子立羯使之黨已而穆子之勢益孤厥後襄公如楚未歸武子取公邑之卞以私肥己榮成伯駕鵝爲之賦式微而入國則穆子雖賢而權不足以制武子復何怪乎雖然終襄公之世旣作三軍而不敢舍中軍者以穆子尙在也

昭公事提要

君尊臣卑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春秋傳詳敘季孫意如之惡其在是矣而傳亏昭公之未逐也譏其三易壞有童心述穆叔叔向之言譏其居襄公及齊歸之器忘親而不哀述女叔齊之言譏其政令在家不能取有子家羈不能用民會亏他不能恤述樂祁之言譏其失民不辱逞志動必息其既逐也言如齊如晉之辱卑澁之變以見其絕亏人言宋元公叔孫婁叔詣欲納之而遽死以見其絕亏天經書居鄆在乾侯非公存公傳分言之豈他傳者果昧

亏君臣之大義耶

後儒譏傳為妄

夫亦謂亂賊之佗臣，臯必誅而

其君不能不分任其咎，二者兼書之所以臯意如而憫昭

公也

或謂專責臣或謂專舉亏君皆偏說也

孔子修春秋，亏外諸侯之失國

書曰：某侯某出奔，某亏昭公之失國，書曰：公孫亏齊皆不

書出君者之名，書出君者之名，祇足以責賊臣，不如書奔

書孫則逐之，使奔使孫者，其臯未嘗不顯，而所以責君之

不能守國義亦兼之，巨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舊史之文

如此亦已，尊君抑臣之義矣，而孔子修之曰：衛侯衎出

奔齊，左氏因之詳述師曠之言，未嘗不體經意而為傳矣

晉文公直衛元咺請殺成公周襄王曰不可夫君臣無
獄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此言當告季孫意如
輩而豈足盡春秋天子之事哉

定公事提要

魯季孫意如逐其君改佩攝祭者八季威福自作力足以
要結人心使之馴服定公卽位未能遽奪其權而還之五
季夏意如卒秋叔孫不敢卒桓子斯武叔州仇皆弱不勝
事公於是時復不能振己之權而委之亏陽虎一侵鄭一
侵齊公皆親行而鄰不假道軍律不整誰之過歟公及諸

大夫盟陽虎亏周社復盟國人亏亳社恣紀尤蕩然矣逆
祀自文公始而順祀先公之舉獨俟之亏陽虎攷之公羊
傳文公逆祀去者祇有三人諫不從而去至此順祀叛者猶有

五人

諫不以禮而去

則魯僂秉禮之國亦虛語耳孔子有聖德不

鄙視魯之君臣以爲乘大亂之後各有悔心可撥亂而反
之正也陽虎既奔孔子遂爲中都宰是九季事也十季爲
小司空攝行夾谷之相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十二季
夏墮郈墮費公羊傳所謂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者也
是爲司寇之績矣十二月公圍成仲孫何忌聽公斂陽之

言不克而還適齊人饋女樂受之以內難未平之日有晏

安酖毒之懷孔子諫之不能聽

孔子之諫見韓非子

十三季郊不致

膳孔子行

史記十四季孔子去魯失之

亏是築蛇淵囿大蒐亏比蒲秕

政著矣十五季公歿

哀公事提要

哀公十一季季康子以幣迎孔子歸而有田賦之訪沮之不聽哀公聞有若盜徹之對復以為不然十二季春用田賦冬蠡十三季冬蠡十四季饑天之意蓋可知矣是季秋齊陳恆弑其君壬亏舒州孔子請討不行由是陳氏卒篡

齊韓趙魏亦分晉國篡逆之國雄于天下哀公欲以越伐

魯而去三桓因孫于邾遂如越不復歸史記云復歸不可信皆由不

用孔子之言而君臣之大義不明也初孔子失魯司寇將

之楚本檀弓先之衛見史記衛有蘧伯玉之賢矣而靈公無道

楚昭王知大道能存將亡之國矣而子西復彼論語彼哉本化彼哉

彼耶也楚有君而無臣衛有臣而無君皆不能用孔子然則

君如哀公臣如康子復何望哉復何望哉宜乎孔子序書

論詩綴周禮成春秋讀易而歎下學上達世算我知也下學

上達語在刪訂贊修之後見史記及漢書儒林傳又見說苑

後學江陰邢世章初校
孫家鷺復校

春秋釋四

定海黃式三

宋穆殤莊公事始末

宋宣公以子與夷之不賢立其弟和是為穆公穆公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我不忘先君之恩我死必立與夷孔父曰羣臣願奉馮也穆公曰吾不可以負先君于是使馮出居鄭終致國于與夷是為殤公元季衛州吁弑其君完自立知鄭之與宋有隙而欲納馮也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殤公許之夏

宋公陳侯及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復伐鄭是一歲二戰也二季宋伐邾取邾田亏是邾人鄭人伐宋入其郛宋復伐鄭圍長葛是一歲三戰也七季夏魯齊鄭同伐宋魯敗宋師亏晉秋鄭伐宋入其郊宋復以鄭兵在郊與衛人乘虛入鄭八月宋復與蔡衛伐戴三師為鄭所克取之九月鄭復入宋是一歲五戰也八季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亏晉統奔後言之為十一戰民不堪命十季莒督弑其君與夷迎公子馮亏鄭而立之是為莊公

賈服以七季之秋鄭入宋郊宋衛入鄭郊為一戰賈氏因亏七季之夏一事分二戰服氏因據魯隱九季謀伐宋為

一戰事在殤公
六季疑皆未是論曰

左傳僻宋宣公立穆公而其子嚮之是為知人此非左氏
大賢之言後人增錄之說也而後儒輒舉公羊氏之文以
君子之立子為大居正而歸過于宣公其謬尤甚夫立君
以為民也古聖賢之君尋民而治之如朽索馭六馬禪亏
人則如肩于鈞而息之為君固若斯之難也殤公之不仁
宣公必早有以知之恐其後之毒民也而不立之所以保
其國恐其後之不保國也而不立之亦所以保其子穆公
能體宣公之意其不當復立殤公也明矣或曰莊公之為

人與殤公之不材鈞也子既不材不如立先君之子曰立先君之子所以殺先君之子也其子不材曷不汰宣公之意擇賢而立之或曰子之論呂伯恭之所謂高也奇也曰如呂氏言必立不材之子以亂其國禍其家而後爲非高非奇也邪

宋公子魚事始末

宋公子目夷字子魚桓公之庶子也太子曰茲甫其母在衛意不欲終立以絕迹于衛見庶兄子魚之仁且君之所恚也請讓之以爲嗣桓公義太子意不許桓公疾茲甫復

固讓遂逃之衛桓公乃命子魚

參合說苑及左傳

子魚辭曰能以

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亦逃之桓公病不瘳使人召茲甫曰若不來是使我以慰死也茲甫乃反復立爲太子桓公卒茲甫立是爲襄公襄公既立子魚乃歸使爲左師以聽政宋之官制左師之下有司馬司徒司城司寇右師在左師上而襄公以子魚爲仁政權歸之左師齊用管夷吾位在國高下魯任叔孫婁亦然也宋自嬗公之亂越一世而葛又弑閔公桓公平之滅孫達所僱有恤民之心者子魚承先世之業復修舉其未理者行之數季國

蓋治適齊桓公卒襄公因是納齊孝公有圖霸之意是時

子魚為司馬矣

僖十九年傳
解司馬子魚

十年春襄公命執滕子嬰齊

示威也夏曹人邾人會臧公盟于曹南鄆子後會襄公使

邾文公用鄆子弓次睢之社子魚諫曰古者六畜不相為

用小事不用大牲況敬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

也用人其誰嚮之齊桓公存三匹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

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

不亦難乎襄公不聽秋圍曹子魚復諫曰文王聞崇德亂

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

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襄公亦不用也十二年春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
亏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垂而後敗秋諸侯
會宋公亏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亏
是楚果執宋公以伐宋冬楚人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
未足以懲君十三年宋伐鄭楚救鄭宋楚戰亏泓宋師敗
績宋公傷股十四年宋公遂卒傷亏泓故也子成公王臣
立五季晉敗楚亏城濮宋乃免亏楚之難初孟之役宋公
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子魚曰楚彊而無義請以兵車之

會往宋公曰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不可遂以乘車往楚人果伏兵以執之宋公乃謂子魚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子魚復命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亏是歸設械而守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

參公羊傳及左傳

楚子知殺宋公猶不尋宋國適魯侯會

楚子亏薄爲宋公言乃釋宋公故宋公之執不用子魚言而至此也其釋也則子魚之力也泓之戰宋人旣成列楚人未盡濟子魚請擊之

左傳云司馬固諫顧亭林以大司馬卽司馬子魚固諫者堅辭以諫

惠定宇引晉語晉公子重耳過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注固莊公孫及韓非外儲說以規顧氏然顧氏據史記未必非

宋公不許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復不許及敗國人咎宋公宋公曰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子魚曰君未知戰今之勅者皆吾敵也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左氏縈梁氏皆以子魚之言詭而不害亏正者審時度勢能殺敵以保吾民固仁義之正道矣子魚亏未戰之時告君以文王之修德以齊桓爲德薄襄公以爲迂及其戰也襄公則意欲師文王公羊氏因謂宋公之論戰文王不是過而惜其有君無臣嗚呼有臣如子魚而不能用斯

其真無臣也邪子魚之子曰公孫友其後世以魚爲氏

晉隨武子事始末

晉士會者士蔦之孫也文公城濮之戰多其才使爲戎右
襄公卒晉人欲立長君使士會逆公子雍于秦既而與穆
嬴之偪立靈公而禦秦人之送雍者士會由此奔秦居秦
五季晉秦有河曲之戰晉六卿患秦之用士會也議復之
是時荀林父請復賈季卻缺曰賈季亂且舉大不如隨會
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无舉乃使魏壽餘
偽叛而請歸于秦秦伯信之壽餘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

使士會如魏約辭士會知晉之返已也乃辭曰晉人若背
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孥者有
如河乃受命既濟魏人謀而還秦伯悔之然其帑卒歸時
靈公之六年也靈公壯而侈虐般人趙盾將諫士會曰諫
而不入則算之繼也會請先士會既入諫公謝過稽首而
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算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然公陽是
之而不改也趙盾數諫終不改數左作驟驟數同音義靈公既弑成
公立晉楚爭鄭國之成成公卒景公立楚伐鄭士會救鄭

逐楚師于潁北而率諸侯之師戍鄭是時楚莊王用蔣敖而晉則卻缺執政士會輔之故爭鄭若斯之力也越一季荀林父執政而晉師敗于邲邲之役荀林父將中軍士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而先穀卻克欒書佐之救楚之伐鄭也及河間鄭與楚平林父欲還士會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楚之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穀不從以中軍佐濟林父不能以軍法制之乃皆濟師楚子聞晉師至使少宰如晉

師曰寡人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
鄭是訓定豈敢求舉於晉二三子無淹久士會對曰谷平
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
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君子謂
士會有辭而先穀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以求戰且不
設備士會曰楚無惡除備而盟何損亏好若以惡來有備
不敗先穀復不從士會知師之將有禍也乃使鞏朔韓穿
帥七覆于敖岸及戰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有備故也是以
各軍奔潰之時士會獨收師殿而退七年春士會帥師滅

赤狄獻俘于京師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晉
侯請之也亏是士會執政晉國之盜逃奔亏秦羊舌職曰
吾聞之禹偁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
無幸民冬晉侯使士會如京師平毛召之難王享之原襄
公相禮殺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士會曰季氏而弗
問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士會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越一季士會請老以
避卻克告其子燮曰爾從二三子惟敬燮受命唯唯窻之
戰卻克勝齊師歸會見燮之後入呼而問其故燮對曰師

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目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士會喜曰吾知免矣士會會采亏隨范卒謚武其後趙武亟稱義之趙武與叔譽觀九原言陽處父知不足僂舅犯仁不足僂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微隨武子其誰與歸與子木會亏宋復言武子之家事治言亏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亏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尙矣哉宜光輔五君以爲盟王也式三曰以隨武子之賢當趙穿弑靈公之時不能與趙盾力爭使之誅穿豈其自顧力不足而不以言邪抑言之而史不錄之邪孔

子譏臧文仲之不仁三不知三而不責以平慶父之難贊
蘧伯玉之卷懷亏無道而不責其近關之再出事固有力
之所不能強者君子成人之美毋輕誣人以不善也若夫
河曲之役爲秦畫策使之出戰交綏而已綏退也焉足爲武
子病哉

管仲子產論

身賢賢也能薦賢亦賢也齊鮑叔鄭子皮之所以傳美至
今也然傳記孔子之言褒鮑叔子皮而譏管仲子產未聞
復有所進是言也劉子政錄之蘇明允極論之式三曰此

非孔子之言也夫所舉乎薦人者為其所薦之身賢目使
管仲而不能用賢也者是鮑叔薦害賢之人也子產而不
能用賢也者是子皮薦害賢之人也四子之賢其不然亦
明矣管仲之言曰墾田勸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
若甯戚請置以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若陽朋
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
不重賚富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平原廣域車不
結軌鼓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公子成父公子管子
作王子
請置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辜臣不若

弦章

景公時有弦章二人蓋同姓名韓非化弦商新序化弦甯

請置以為大理

管仲言見管子

韓非子呂覽韓外傳新序

此惟管仲能兼用此數人始數人尋展其所

長子產相鄭羅致稗諶游吉公孫揮馮簡子之倫亦如之

可謂朝多君子矣子產之卒也游吉代為政左傳記之管

子書言疾亟薦隰朋

韓非子十過言管仲薦隰朋而桓公不用呂覽賢公亦言薦隰朋

越

十月隰朋卒以列子力命莊子徐燕鬼韓非子十過與呂

覽賢公齊世家核之其事足信是可以責管仲乎孔子數

偁管仲子產如其妒賢妨能則舉不止於器小而品不列

於惠人孔子將不偁之世以此責二子吾故斷之曰此非

孔子之言也

百里奚論

孟子雪聖賢之誣百里奚無干秦穆公事辨之明矣然身
棲丐市所舉在牛口之下意者如高士王膺東僧牛自隱
歟當時又傳五穀大夫者貧無羔裘織五羊之皮以禦寒
亦未可知道苟不枉身屈何傷大丈夫不尋志丐時貧賤
何恥焉天降大任非意所及也顧傳記言奚事多失實左
傳傳蹇叔哭師公羊榮梁傳言哭師二臣之有奚奚去虞
季七十越三十季而有哭師之事則百歲老臣見忤丐穆

公迺如是史記蒙恬傳言秦穆公舉百里奚應氏風俗通
沿之因證穆公之謚為繆果爾穆公始能用賢終加刃亏
期頤之臣則書錄秦誓取其用賢抑復何說論語曰多聞
闕疑

晏子論

齊崔杼弑其君光有從君与崔氏之宮而死者賈舉州綽
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倮堙也有自外而赴死与崔
氏者祝佗父申蒯與其宰也駸蔑則殺与平陰者也其守
職而死者太史及其弟三人南史氏不畏死蚤而不死者

也。晏平仲獨不歿，且與敵。亏太宮之盟，議之者曰：不歿猶可也。同敵可乎？式三曰：不歿則必同敵，不同敵則必歿也。平仲枕君尸，亏股而哭之，崔杼不殺之，以收眾心。如不從盟，冑聽之以搖眾心乎？是以知不同敵者之必歿也。且太宮之盟，清雖如陳文子，未必不其此盟矣。何以知之？乙亥弑君，丁丑遂與大夫盟。雖欲去者，未必如此之速也。或曰：平仲胡不去耶？式三曰：安必其不去耶？晉傳休逸云：晏嬰避莊公之難，耕于海濱。見晉書本傳。是平仲之去傳文不詳而畚見亏，他說論古者因傳文之未詳而輒誣人以舉此類。

甚多居數千載下而論古人事闕議苛所宜慎也或曰崔杼既縊之明季左傳已載平仲之事此時慶封當國平仲何以遽反齊乎式三曰此亦史所不詳未可臆定其是非也君子之論古人當通其一生之始終而定之崔氏之亂

申鮮虞奔魯僕貨亏野以器魯君後仕楚

見襄二十七年傳

盧蒲

癸王何出奔而反齊

見襄二十八年傳

癸何變慶伐慶其事反復

無常卑平仲而優癸何之復仇論固過矣卽申鮮虞之勇俠與平仲孰優孰劣亦未可武斷也古云石稱丈量徑而

算失

說苑臣道引晏子言忠臣不死難不送匹之由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匹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見從出匹而送之是詭偽也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君陷難者也左傳文簡說苑文詳

宋魚石止萼元論

宋魚石援楚入宋詒禍民社聖經載之而左傳敘其阿蕩澤脅萼元黨惡蔽臯之情尤著矣方蕩澤之殺公子肥也魚石與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桓族而黨惡萼元身乘

國政任之不可誅之不能以孤注之身與蕩敵而歿殉之則又無益心甚憂之魚石亏此時能與萼元合謀誅一有舉之蕩澤可以全桓族而身爲保家之令主計不出此迨萼元奔晉而事急矣諸子之惡眾心叛之萼元乃國人所歸援大國以正霸討內有萼喜公孫師以爲之應桓氏無祀勢固瞭然魚府等坐視待弊安能爲謀而魚石詭譎之心以爲與其不反而見討不如反之而許討且反之必不敢討意在羈縻萼元以緩其計敗其謀巨攻蕩氏而殺澤非魚石之所料也魚石出舍睢上萼元使止之復自止之

皆不入而決澁閉門尤非魚石之所料也奔楚入彭城途窮計拙無所不爲臯可勝言哉後之論者以魚石止萼元擬子皮之止子產事既不倫而甚者謂魚石自請討澤處無過之地何復奔楚左氏之言不足信抑總左氏所敘之事甚詳豈杜撰而爲之辭耶

衛元咺論

衛元咺之訟其君也爲其君之失禮也晉文公之執衛侯歸于京師也亦以衛侯之失禮也雖然衛成公信失禮矣而元咺可與之爭禮乎周語載襄王責晉文之辭則曰君

臣無獄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審上下之分君臣與父子同矣凱風之美孝子也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韓文公之伯美里操也亦曰天王聖明臣臯當誅元咺可訟文王何必就美里臣子於君父之命不校當晉文公之自蒲奔翟已自言之而仲元咺屈衛成豈非蔽於私憾哉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左傳申之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而以臣訟君尤不可為訓矣孔子仕魯欲以微臯行樂毅仕趙亦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元咺揚君之惡豈特潔己之名晉文公苟非激于私憾何蔽護元咺至于如此孔子

嘗傳甯武子之忠元咺之臯不明則甯武子之忠不著論
語書公山弗擾以費畔又曰佛肸以中牟畔為之說者曰
弗擾畔季氏非畔魯佛肸畔趙氏非畔晉夫弗擾佛肸仕
亏家能以誠心感格其大夫則善矣既不能然惟去位且
以兵脅主古無此道當依左傳正其名曰畔夫今有以下
屬訟上吏者幸輕其臯臯歸亏鄉而無識者取用其材遂
至禍亏郡邑是以不專已而辨之說苑曰冠雖敝必加亏
首履雖新必關亏足上下有分不可相背

會子鑿骸論

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宋之困果若是哉設有之可以告敵
人哉子反狠心譽以君子遂能矜憐之哉以是知萼元之
愚不至是也萼元潛出城入楚營登子反之牀以劫之事
如陳平奇計祕算昇聞當是時子反面墨色情皇遽不知
所爲軍止七日之糧必以實告乞萼元之止其劫也萼元
與子反語亦謂宋恥城下之盟縱去食而亦守死且旣約
言退師乃盟而歸萼元之盟而歸也知敵之糧盡雖背盟
而可計日守也子反之受劫而不背盟也以情告敵雖圍
之而不能滅之也乃告其君退師而行成公羊傳云子反

蔣元乘堙相見各以情告此子反告王之飾辭也此楚史
檇杙之言也登牀劫盟非楚史之所知也唐張巡許遠守
睢陽史紀殺妾殺奴殺城中婦人以會此亦表揚張許者
之飾辭耳儒者或以此議張許之殘忍亦見讀史之無識
矣并論之以告善讀史者

亂賊懼春秋說

孟子言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疑之者曰弑逆元兇
日揭其策以示亏宥而不懼也且春秋以後亂賊不絕亏
史冊安見其能懼乎式三曰此錢竹汀顧震滄論之矣疑

者曰讀錢顧二論而未諭也益言其要式三曰崔杼之殺
史甯殖之愧策皆以惡名爲懼者也後世有忍亏崔甯者
不可尋知如猶是崔甯也者讀春秋而不懼也鮮矣且孔
子之修春秋非特直書弑逆而使之懼也直書弑逆董狐
等猶能爲之而孔子則能逆折臣子覬覦之心夫古今亂
賊未必不欲爲善良也積驕成侈積侈成專積專成忍有
騎虎不下之勢而遂爲不軌者比比也春秋之泝會盟征
伐懷懷乎名分之不苟亏亂賊之人惡其後之所終先亏
會盟征伐諸事溯其始之所啟使爲君父而讀是書者知

凝霜卽堅冰之漸而早絕之而臣子之讀是書者知驕侈之漸必至弑逆苟有不忍之心當先絕其未萌之禍後世之亂賊不絕由春秋之義不明也禮節民性不學禮者毀之樂和民情不知樂者乖戾後世以春秋爲斷爛朝報奚怪亂賊之接踵也邪

讀劉氏權衡

劉氏原父春秋權衡糾正公羊穀梁之謬可謂詳且盡矣其駁議左傳五十凡及經傳之異細息之多過當者傳中坳君子之辭僂穎考叔爲純孝僂宋宣公爲知人僂鄭莊

公爲尋正爲有禮傳陳衛之越國而謀復屈公子洩公子
職之立黔牟原父皆力辨之後有善爲傳文解護者不能
破原父之說矣雖然原父據此遂謂左氏不受經亏孔子
焉可乎管左氏作傳授之曾申曾申傳衛人吳起吳起傳
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鐸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同郡荀
卿荀卿傳漢之張蒼張蒼乃以書獻見許氏說文敘漢儒
遞相授受皆張蒼之本然則傳傳君子之辭有未合於道
者或張蒼以冉吳起諸人贅爲之昭公十九季傳夏許悼
公瘡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釋經書弑之義已明復

費以君子之辭以啟後人之疑原文於此傳不宜仍沿其說

讀呂氏博議

呂氏伯恭化左氏博議所以示諸生課試之軌也其文非特遜亏韓歐卽以伯恭文集較之高下亦已懸殊課試之文不能不就有司之式而伯恭與鼎與言書極明此書之不可讀本不待辨因四明郡之好以是教弟子姑辨之曰夫左氏之學親受亏孔子其是非未易輕駁鄭伯克段一失教一不弟傳兩非之而伯恭則曰叔段何負亏莊公宋

穆公立與夷以戕其身不能善體宣公之意而伯恭則曰
宣公好奇臧僖伯諫觀魚隱公不聽失在隱公而伯恭則
曰僖伯不能悟之以心成王伯禽之時知禮者多而伯恭
亏論羽數則曰聖人之心召畢不能盡知魯桓季少隱不
遽讓觀傳所記娶昏之事已可知隱非飾辭而伯恭則曰
去位不亟號仲譖其大夫詹父桓王不偏聽理其曲直知
號仲之詭以王師伐之而伯恭則曰亂君臣之分邢衛不
能自治其國而有狄難齊桓救之其功甚大而伯恭則曰
善亂以張其功管仲諫桓公之納鄭子驩其論甚嚴且推

言後世之惡名以箴之而伯恭則曰無史將不復爲善魯
饑而不害傳美臧文仲之能爲旱備而伯恭則曰左氏不
知天傳載諸國所賦之詩斷章取義不必盡遵作者之意
伯恭以是爲說經之正傳而曰理以心遇五經冰釋宋蕩
意諸之忠彪炳史冊其諫救調護之策伯恭不憚其史文
之不詳而曰見弑而歿歿復何補此伯恭持論之失學者
不可不知也

讀顧氏朔閏表

顧氏震滄化朔閏表一卷分四卷復化長麻拾遺表一卷

春秋釋

卷四

六

微居遺書
之三

以徵成之可謂詳於攷古矣書言杜氏失不置閏今增置者三桓公四季閏十二月莊公二十季閏十二月成公十二季閏五月攷之杜書桓公五季閏正月顧書足以改正杜書原非增置一閏莊成兩閏皆杜書所有書又言杜氏錯置閏今削去者一莊公二十九季閏五月攷之杜書此季本無閏書又言杜氏置閏稍有後先今改正者五攷之杜書文八季之閏杜書本無之九季閏七月顧書與杜書合非杜書之有譌僖公八季昭公元季八季哀公五季之閏顧書實改杜書顧氏未見杜書祇據趙東山訪之春

秋屬辭而爲之趙書謬譌遂啟顧氏之疑而多爲之辨彼
譌書真可恨矣而顧氏藉此攷正經傳之日月可不謂之
勤乎哉當顧氏化拾遺表之時杜氏長麻不可尋見方謂
吉光片羽流傳丐斷楮殘墨之閒學者宜寶恣而珍惜之
今杜書之在永樂大典中者幸已編輯彙布合杜書顧書
校攷尋失羽翼經傳真學者之寶也而陋者拘執閨在歲
終之例杜書既束高閣而顧書此二卷人莫之睹矣聖經
賢傳靈沈丐褊淺之談殺襍丐庸俗易行之說而如此書
者或嫌其紛墮莫能參攷諛正爲之遙望古人而慨惜久

之

讀戴氏卽位改元攷

春秋隱莊閔僖四公不書卽位賈服諸儒謂四公行卽位禮史書之而孔子不書杜氏謂不行卽位禮史不書孔子因史案隱公十一季左傳曰宋不告命故不書又曰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亏策此言孔子修春秋列國征伐之事有不書者由史之不書亏策也傳曰不書卽位未見其史不書策之實卽位見羣臣禮不容已十二公蓋皆行之惟時有常變遂禮有詳略孔子書其備禮者不書其不備

禮者以見隱公有讓位之心莊閔僖三公尋遭變殺禮之意其遭變不殺禮者由是見其失勇謂四公同行卽位之禮杜氏已譏之謂四公不行卽位之禮戴氏復非之書此備諸儒之所未言也

讀江氏春秋兵農已分論

齊管仲參國伍鄙之法見諸國語江氏慎修解之曰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式三以爲不然管仲三分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韋宏嗣所謂不從戎役者也士鄉十有五其制十

軌五十家家出一人從兵役以五十人爲小戎也五分郊外而置五屬國語不言其出兵之制此依成周之制八家出一卒無所變更者也五屬之農一井八家出一卒一成百井出一乘此古寓兵于農之善政也十五鄉之三軍多其軍役必減其租稅此後世府兵屯田之所自仿寓農于兵者也班氏孟堅謂管仲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不能充王制以此旨豈如江氏之論野處之農不爲兵判分兵農爲二哉左傳載晉之軍制始則一軍旣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旣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

復三軍江氏爲之說曰其既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弓農則農民固在安昇屢易軍制乎此江氏未息練閱調發之殊而爲此言也禮曰制國不過千乘乘百人十乘千人百乘萬人千乘十萬人練閱之數如此大國三軍祇用三萬七千五百人調發之法如此晉之調發或多或寡作軍舍軍之所以殊也傳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言供役而不擾也而江氏謂楚之農不從軍豈足信耶江氏慎修達人也戴氏東原爲作事實狀傳是說江氏鄭堂作漢學師承記復述焉恐其惑後學

也而辨之

後學江陰邢世章初校
孫家驚復校